



中共自贡地方党史资料汇编之四

我们战斗在盐都



中共自贡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赠阅

中共自贡地方党史资料汇编之四

我們战斗在盐都

(下 册)

中共自贡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目 录

- 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回忆青年时期在自贡家乡的
革命活动.....刘 忠 (1)
- 抗日时期我在自贡地下党
工作时的片断回忆
.....张永年 (17)
- 在故乡——自贡的成长和斗争
.....梁屈萍 (27)
- 忆自贡地下党的一段活动情况
.....李恕维 (34)
- 回忆片断李吉渊 (38)
-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回忆川南地下工作二、三事.....谢徽若 (43)
- 一九三九年秋自贡盐场工人反拉丁
罢工斗争情况片断回忆
.....李赋慈 (51)
- 两件事情的回忆
.....李石锋 (63)
- 回忆在《新华日报》自贡分销处
工作的时候
.....胡国基 (69)

| | |
|---------------------------------------|-----------|
| 回忆《新华日报》自贡分销处 | 傅文藻 (78) |
| 抗日时期自贡地下党的喉舌 《正确日报》..... | 吴梅 (87) |
| 一九四二年我在自贡活动的一段情况..... | 刘作先 (93) |
| 我在成都自贡等地工作的一段经历..... | 黄大成 (95) |
| 自贡蜀光中学夏令营的情况 | 李公天 (98) |
| 抗日时期自贡及富顺、内江、荣县的 党组织概况 | 谢长琮 (102) |
|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富顺毛头铺和 邓井关工作的一些情况 | 刘藩 (105) |
| 永安地区党的活动情况回忆 | 王叔修 (108) |
| 永安地区党组织活动片断 | 杨云 (112) |
| 我在故乡富顺的一些革命活动 | 黄楠森 (119) |
| 我在富顺的战斗历程 | 胡明 (122) |

| | |
|-------------------------------------|---------------|
| 我在富顺县立中学工作的 一段情况..... | 胡朝芝 (127) |
| 中共荣县地下党组织的一些情况 | 张学富 (130) |
| 党领导下的荣县抗日救亡运动 | 钟俊 (136) |
| 中共自贡工委建立前后 | 钱寿昌 (156) |
| 党在自贡的一个联络点 | 张洪德 何惠尘 (158) |
| 回忆在自贡的一些斗争片断 | 肖菊人 (160) |
| 我受派到自贡建立党组织的回忆 | 刘纪炳 (166) |
| 火热的生活 ——回忆解放前夕 蜀光中学的学生运动..... | 黄宗禄 (169) |
| 自贡蜀光中学党组织及学运 情况的回忆 | 徐尧琴 (176) |
| 战斗在自贡工专 (1944—1948.) | 罗应政 (182) |
| 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党领导下 的蜀光学生运动 | 杨杰勋 (206) |

- 一九四七年南京“五·二〇”惨案
在蜀光中学的反响
.....王用光(210)
- 解放战争时期在蜀光中学播撒
革命火种的老师们
.....李光旭(213)
-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蜀光中学
学生运动回忆片断
.....徐文钰(225)
- 一九四六年蜀光学生抵制
反苏游行纪实
.....王济智(233)
- 四十年代“燎原社”在蜀光中学
的一些活动
.....王岳西(239)
- 川中的进步堡垒 ——解放战争时期
蜀光学生运动的一些回忆
.....何光跃(244)
- 我知道的中共自贡地下党
川东支的活动情况
.....李昌隆(255)
- 一九四九年的一段革命回忆
.....范国骅(260)

组织起来坚持斗争迎接解放

——忆一九四九年蜀光中学的革命活动

.....王作宾 (264)

解放前夕中共自贡地下党的

一些活动情况.....栗纯熙 (271)

我目睹自贡市解放前夕的

一些情况.....王昭余 (275)

解放自贡之夜

.....王用光 (279)

关于和平解放自贡

.....甘绩丕 (283)

回忆自贡和平解放

.....杨续云 (287)

自贡和平解放的回忆

.....徐至诚 (292)

荣威“农暴”准备活动的回忆

.....张家璧 (302)

我在国民党荣县县政府的革命活动

.....刘光 (322)

邓关驳船工人反压迫争福利斗争

.....李远播 (338)

解放前夕我在富顺的活动

.....杨景凡 (346)

富顺解放前夕党所领导的
革命斗争简况

.....吴 汉 (349)

附 录

自贡特支的建立和活动

.....邱济熙 (355)

廿年代末至卅年代初我在自贡的活动

.....席继仁 (362)

国民党(左派)自贡市党部和

中共自流井特支.....聂石本 (364)

廿年代末和卅年代初富顺自贡的

党组织和斗争.....孙 锦 (368)

我在党内的一段经历

.....杨荫池 (371)

卅年代自贡党组织的一些情况

.....曾执夫 (373)

我的一段革命活动

.....刘烈伟 (375)

我入党和在荣县的一段斗争

.....刘光裕 (377)

自贡、荣县党团组织及斗争

.....刘德燊 (381)

土地革命时期内江农民协会的
发展情况.....高允冰(396)

一九三九年自贡盐工反拉丁斗争
.....罗权生(398)

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回忆青年时期在自贡家乡的革命活动

刘 忠

一、入 党

一九三八年秋我考入自贡私立蜀光中学读书。就在这一期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我入党起决定作用的启发教育有四个方面：第一、共产党就是好，红军就是好。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给我的印象很深，对这支革命军队，老百姓传说很多：“红军为穷人办事”、“共产党打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朱、毛是天上的星宿下凡”等等。我当时觉得共产党就是好，红军就是好，对共产党、对红军从来都没有怕过，而且听了老百姓的种种传说，给了我极好的深刻的印象。第二、要抗日救国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公开侵略我国，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情绪高涨，我受到这种进步思潮的影响，认为要抗日救国，只有寄希望于共产党。第三、要翻身求解放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亲身遭遇，使我深深感到在那个社会里，穷人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富者日富，贫者愈贫；关卡林立，苛捐杂税甚多，多得难以胜数，真是苛政猛于虎，有些捐税荒唐极点，已预征到十几年以后去了。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是人所共知的，可以说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污，普通老百姓要办成一件事，没有

“后台”，不行贿是办不成的。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旧社会，贫苦人民很难生活下去。我亲眼看到去高碛码头上挑煤炭的、到石灰窑挑石灰的、在井上挑盐水的劳苦群众，终年受罪，没有过温饱生活，过年买不起猪肉，只好买点豆腐过年。另外，许多人被拉壮丁，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已成了豪绅恶霸敲诈勒索的好机会。电影“抓壮丁”就是生动的写照。一九三六年大旱，很多穷人吃观音土（白泥土），把马路两边崖坎上都挖空了。老百姓称它是“仙米”，可吃了以后，有些人屙不出来胀死了，还有些人干脆饿死了，真是民不聊生。第四、进步书刊使我懂得了革命斗争能带来一个崭新的社会。看了艾思奇、胡绳等同志的著作，如《大众哲学》等，还读过一些巴金、矛盾和鲁迅的著作，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和教育。当时我经常和刘万鑫、罗祥瑞、赵义培（现名赵仿卿）、邓××（大石塔附近住家）等人谈论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越议论越对国民党不满，并憧憬着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理想的社会。此时，对苏联的好传说很多，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时，我们简单的听说了苏联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革命已经成功了，已建成了一个人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

当我进入蜀光中学后不久，罗祥瑞向我和刘万鑫说，既然我们都喜欢共产党，愿意参加共产党，那我们大家分头去找，谁先找着了，就互相通知一下。我们都很同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参加党的心情越来越迫切，隔不多

次，就要问一次罗祥瑞：“你找到了没有？”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们找到了。其实他当时已经入了党，是在考察我们。我和万鑫高兴极了。一九三八年十月的某天，他通知我们到川康盐务管理局附近的郭玉振家中（郭也是蜀光中学初中部学生），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他就是我们入党的介绍人。从此，我同刘万鑫一起参加了盼望已久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当时，除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外，还要填报一个代名，我填的刘克强。入党以后特别高兴，我私自找了一块约二寸宽、三寸长的漂亮小小木板。在上面写下：“中国共产党党员”七个字，在一个相当时期里都暗暗地随身带在身边。这说明当时自己是多么幼稚可笑，但也说明了自己是多么兴奋。

二、救 亡

入党后，我们特别向往革命圣地延安。于是，我和万鑫、祥瑞商量，大家下决心到延安去。没有路费就用脚走。当时我们一方面秘密地看地图，熟悉了到延安要经过的地方。另外又由罗祥瑞偷偷地拿了家中一些金戒指和首饰之类的东西，打算变卖了做盘费。那时的想法当然是天真幼稚的，但也确实表明了我们对抗日救国的热诚。这时，校外同我们联系的第一个人是黄世元同志（现名黄友汎，在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工作），我们把要去延安的打算和准备情况告诉了黄，他劝阻我们说：去延安当然好，去也是革命，为党工作，但后方很需要人，就留在后方工作吧！我们听取了黄世元同志的意见，打消了去延安的念

头。尽管我们原先是非常向往延安，只要党组织说了不去，我们就坚决地照办。罗祥瑞也把金首饰偷偷地放还了家里。

后来生活迫使我们不得不辍学。当时，由于冬天太冷，没有御寒的衣服，脚下又无鞋穿，赤脚冻红了，碎石子马路刺脚钻心，加上上课无书，做作业无本，实在没法再继续读下去了，不得已中途辍学。在学校是和郭玉振发生组织联系，离开学校后，郭把组织关系转到了大坟堡，约好了接联头系的暗号和地点。地点在余述东茶馆内，约好我坐在一张茶桌的上方喝茶，茶碗旁边横放着一双新草鞋，还约定有暗语，对上暗语就接上了关系。这个茶馆是当地最大的茶馆，在盐垣出口处，三面临街，十分热闹。来接关系的同志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个子不高，圆脸略带黄色，精神奕奕，身体很结实，长着一口雪白的牙齿。他自称王再兴。接上关系之后，就和我一起住在我伯母家中，早出晚归。他是搞工运的，穿着打扮都象工人，我就为他一口白牙不太放心。只有几个月时间他就走了。后来才知道他的真名叫姚泰安，富顺县某镇的人，县中的学生。以后是陈平（中等个子、瘦小、背略弓、代近视眼镜）、老王（后在新华日报工作时名黄吉，一九六六年前在贵州省工会工作）、康五哥（即蒋仁风，瘦长个子，说一口川北话）同我们联系。和康联系的时间较长。陈平同志约我们到肖、方二烈士坟前开过会。其间，饶孟文同志同我们见过一次面，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党组织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自贡市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十分活跃，影响很大。当时，除党领导下秘密进行的宣传、发展组织和一些工运工作外，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是“抗敌歌咏话剧团”。有一次在市内（离市中旅馆不远的剧院）演《流亡三部曲》，不光是唱而且是作为剧来演出。剧场秩序井然，鸦雀无声。演到高潮时候，看见日寇侵占我国土，欺压我同胞时，不少观众情不自禁的齐声喊打（打日寇）。演到我东北同胞抛妻别子、扶老携幼地逃亡情景时，许多观众同声泣下。我还听说，话剧团在某处演出时，剧中有日寇行凶作恶的场景，有一青年跑上舞台打了扮日本鬼子的演员。可见，当时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成效之大。它唤醒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爱国家、爱民族的抗日救国热情。与之相配合，新街成立了“书报流通处”，这里发行《新华日报》和销售进步书刊。后期蜀光中学的许俊同学在这里工作过。我入党以后，就是《新华日报》的读者，我在大坟堡德海井工作期间，《新华日报》就送到那里。

救亡运动的另一支强大力量是“晨呼晚歌队”，这是以中学生为主的宣传队，每日清晨天将破晓，当人们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每晚黄昏以后，人们劳动之余，刚刚静下来的时候，“晨呼晚歌队”出动了。她（他）们的歌声嘹亮，响彻了大街和小巷，在那晨风轻拂和恬静的夜晚，抗日救亡的歌声传遍了四面八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

“向前走，别退后，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

“……”

一支支雄壮激昂的抗日救亡歌曲，一阵阵送入人们耳鼓。还进行讲演、用“金钱板”、“莲花落”等各种形式进行宣传，鼓舞人们的斗志，唤醒人们团结，组织起来抗日救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几十年过去了，但此情此景，记忆犹新。

一九三八年冬和一九三九年八月以前，我在大坟堡德海井工作，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我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工人和青年，广交朋友，联络感情，多做扎实的工作。这时候我认识了一个锅炉工人刘××，高个子，经常穿兰色双背带工人服。刘师傅思想进步，抗日热情高，我们经常在一起谈问题，议论形势，彼此熟识后，逐渐成了好朋友。我们共同商量把平时我联系的一些工人、青年学生组成了一个临时性的话剧团，由刘××和我负责，决定在本地先行演出。说干就干，当时既没有剧本，更没有台词，我们只研究出剧的主要内容和情节：大致是以一个普通家庭遭受日寇的蹂躏为中心，发动群众起来反对日本鬼子。接着安排

人物，讲对每个角色的要求，在余述东茶馆的楼上排练了几次。不久，在大伙儿热情努力下，有天夜晚就在大坟堡鱼市口坎下的剧场内公演了（实际上就是“文明戏”）。我扮演了一个老太太，头戴四边打结的青帽子（排练时，光学老太太坐椅子的动作都练了多次）。可惜的是，刚开始演出不久，空袭警报响了——呜——呜——呜，汽笛长鸣，观众急散，我们也只好惋惜地走出剧场，满街都是人群，向各自不同的方向奔跑。走到大街上我还不愿把头止的老太婆帽子摘下呢。

这期间，组织上发给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用很薄的透明纸写的，比三十二开张还小，背熟后就烧掉了。

一九三九年秋，蜀光中学又招新生，原来的读书欲望又炽热起来了。报考前，我给高老师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我要再去蜀光报到，请他帮助。确实由于有他的帮助，这次申请公费获得了批准。各种课本、作业本和文具等，高老师要我到设在校内的兴华书局售书处去拿，他付款。这学期比上次顺利多了，我这个穷孩子又一次踏入了蜀光中学的大门（这次读的十九班），又唱起了“沱江之滨，釜溪之津，巍巍我蜀光精神……”的校歌。我的功课每门都在九十分以上。白天在校读书，晚上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复习作业，冷了就披上我伯母的衣服，继续学习。星期天和有些晚上做党的工作。尽管这个学期条件较好，还是没有读完，中途又停止了。直接的原因，仍然是一个“穷”字，学校的费用、书籍等问题解决了，御寒的衣服、鞋袜无法

解决，一句话，没有穿的。但根本原因是思想变了。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从现在看努力克服困难，读到大学毕业还要十年已到一九四九年，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日子，如果我离开学校，专门去从事党的工作（当时叫职业革命家）十年时光，我可能要为党作许多有益的工作。”这样做比较危险，但我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为了得到高老师对我离校的谅解，我又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刺破手指，用血写上刘万金三字，托大坟堡姓游的同学交给了他。

离开蜀光中学后，经党组织的介绍，到黄家山“川康盐务管理局盐场兽疫防治所”当练习生。我在这里工作了几个月。从我入党以后，到1940年离开自流井去邓关前，先后发展了邓云鹏、王胤鹏、赵义培（赵仿卿）、王余杉等人入党，邓、王二人后来被捕过，王余杉当了叛徒。同我联系的有一个叫曹天祥的青年，他和他的姐姐、姐夫都是地下党员，后来听说曹变坏了，当了国民党的警察局长。还有陈振华、郭富华也经常和我在一起活动，陈是在税警队当兵，郭是工人。郭富华叛党后当了国民党特务走狗。

三、派遣

从一九三八年冬到一九四〇年这一段时间，我主要是做青年工作，其中也包括青年工人工作。但活动的地点，多数在大坟堡一带，经常是十个、八个甚至更多的青年在一起谈论抗日的形势和各种社会问题。总之，是根据党的指示，有目的地做工作。但当时我年轻，政治上幼稚